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右一）在延安

# 为什么红军长征没中过埋伏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译出许多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

式。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百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长征开始后，敌我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

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 国民党军从无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

摘自新华网

## ■史海钩沉

### 二战时美军如何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

但凡出过国的中国人，都有被当作日本人的经历。被当成日本人的感觉，我几乎天天体验。这种情形，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被除去中国人、日本人以外的其他国家人当成日本人。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随便走在国外的街头就有人冲你愉快地喊“柯尼奇哇”（“你好”），令你不得不笑脸相迎。

第二种情况，被日本人当成日本人，这种情形不多见，但还是隔三差五会出现。每当在国外（不是在日本）遇到日本人开口和我点头哈腰说日语时，我就觉得可乐：日本曾流行“日本人论”，认为日本不仅社会文化独特，连人种也与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关系。所以，当日本人在国外被当作中国人时，大多数日本人都有几分不悦的感觉。

第三种情况，被中国人当成日本人。偶尔遇上这种情形，我就上下求索，不知道是穿错了什么，还是动作不够协调，抑或是头发乱得跟小泉似的？郁闷啊！

巴西华裔作家袁一平在《啼笑嫁巴西》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叫做“大老钱”的人物。一次大老钱到银行付款，进门一看柜台前大摆长龙，于是就厚着脸皮，加塞儿挤到队伍前付了账单。一位老先生首先发火，责骂大老钱说，“你这个日本人，一点儿不守规矩，真不像话！”大老钱没做任何解释，尴尬一笑走了。他嘴里自我安慰地嘀咕，反正骂的不是我，我不是日本人。没事！然而一旦大老钱做了好事，他总是把荣耀贴在中国人的脸上。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帮一家中国教会为栖身桥下的叫花子发食品。那帮穷人们领到了面包和牛奶，直抱拳作揖，感激涕零。因不知施舍者尊姓大名，就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谢谢日本人，日本人真好。大老钱当即纠正道：“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知道吗？中国人。”大老钱的逻辑是这样的：“时间一长，巴西人就以为，凡是好事都是中国人做的！”“大老钱”的不懈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小把戏日本人也会玩。

一位朋友告诉我，假如有中国人或日本人做了坏事又死不承认，就冷不防用锥子戳他一下，如果他大喊“哎哟”，当然就是血浓于水的；如果他嚎叫“ああ（啊、啊）”或者“baga（巴嘎）”，则此人必定是一衣带水的。我认为这个招数堪称辨别中日两国人乃至韩国人的终极技巧。

摘自人民网